

闲情偶记

美国小说与中国故乡

周耀旗

美国小说与中国故乡能拉上关系?恐怕打死你也不会相信。但事实上,这的确确实发生了。3年前,我拖着家带口回到我小时候生活了9年的村庄(1970~1979年),再也找不到童年的回忆。

围绕村庄密集的树木和竹林不见了,换成了一栋栋裸露在外的灰色水泥小楼房。一打听,说是大队书记几年前要把所有的树换成果树,旧的砍了,新的却没种。当年戏水的河则成了黑黑的臭水塘,而原来我们家住的房子已拆得不见踪影。只有村前村后绿绿的稻田还能勾起那一丝丝回忆。原来想带着女儿们走一走我上学需要几十分钟的泥泞小路,忆苦思甜一把。但原来内有3棵活了好几百年的银杏树的小学已改回解放前的寺庙,只好放弃。我跟我太太说下次不用再来了,因为故乡已成了故去的家乡。

我做梦也想不到的是会在美国小说里见到故乡的影子。最近我大女儿的语文老师推荐了一些英语经典必读名著,我决定每天睡觉前看上一段,恶补一下我的英语修养,因为总觉得英语表达能力不够,词汇量太少。前几天花了一个多月终于看完了妮尔·哈波·李写的《百舌鸟之死》(To kill a mocking bird)。它讲的是从一个小女孩的眼里所看到的美国南方小村在1933年到1935年间发生的故事,写得是那么真切、细致,居然很多事情很像我的童年。

小说里的小村和我家乡那样,村里有几家人,前门后院都是谁,一清二楚。上学也靠走路。放学后、暑假和村里同龄的一起疯玩。小说里玩的是游戏,我们常常玩的是你抓我捉你的游戏,晚上则约好一起和东边邻居互丢泥块打仗。和小说里一样,常去隔壁或同学家串门,在漆黑的晚上走路是常事。我们村外有个坟场,阴森森的,流传不少鬼的故事,经过坟场或无人的地方就快跑。不过我们家(上世纪)70年代还没有电灯,小说主人公的家在1933年到1935年已有小汽车了。她爸是律师,可以算是一部分先富起来的人了。很多人付不起律师费,就送些家产来代替。我们乡下也常常这样互助。

《百舌鸟之死》这个书名给人一种神秘感。百舌鸟在美国南方和中国许多地方都有,是一种模仿其他鸟叫的鸟。百舌鸟在书中只出现了两次。主要是主人公的叔叔买了可用于打鸟的汽枪作为礼物送给她和她哥哥。她说爸什么鸟都可以打,但杀死百舌鸟是罪恶。因为百舌鸟专心歌唱,为大家献出美妙的歌声而一无所求。这使我想起我小时候被其他人告诫可以抓麻雀,但千万不能抓燕子,因为一碰燕子就会在脸上长麻子。这大概是乡下那年代想出的保护益鸟的方法。而《百舌鸟之死》这个书名,我在书看到快结束才明白:百舌鸟是用来比喻一个黑人。小说主要是关于一个女孩她爸为这个黑人作了出色的辩护,但他仍因种族歧视被判有罪,正义不能战胜邪恶的故事。而小说主角则因为她爸为黑人辩护,受尽同学、亲戚歧视。这让我感同身受。我小时候就是因为跟爸爸下放回老家,在别人眼里是外乡人,有外乡口音而被嘲笑,进不了同学的圈子。真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哪儿都一样。

《百舌鸟之死》虽然是因为弘扬正义、反对种族歧视而出名,但我最欣赏的还是它把那个年代的社会写得淋漓尽致而又实实在在。看完《百舌鸟之死》,我充分体会到一篇好文章、一本好书就得让读者有其鸣能谐振。这似曾相识的(上世纪)30年代美国农村对我是一个惊喜,它也让我看到中国的活法的现在及充满希望的未来。有时正义也许暂时不能战胜邪恶,但时间在正义这一边。

(<http://blog.sciencenet.cn/u/yaqizhou>)

视点

发展是人类社会不断延续的前提。稳增长是当下经济工作的重点,是发展的根本保障。但增长仅仅代表发展的一个构成,并非全部。任何领域要实现可持续发展的良好态势,须得遵循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联合国《1996年人类发展报告》中就提出了经济发展模式中存在的5种不可持续的情况:无工作增长(Jobless growth)、无声增长(Voiceless growth)、无情增长(Ruthless growth)、无根增长(Rootless growth),以及无未来增长(Futureless growth)。一旦经济发展陷入上述5种不可持续的境况,轻则步履维艰,重则元气大伤。

工程活动是现代存在和发展的物质基础,对人类社会产生巨大而广泛的影响。其中公共基础设施的先行性以及拉动经济的龙头作用,使得“铁公基”成为经济增长的核心刺激源。但在当前如火如荼的工程建设领域,却存在众多阻碍可持续发展的负面因素,蕴藏着深重危机。追根溯源,关键在于错误的增长理念,即5种不可持续情况的泛滥。

第一,无工作增长,是指经济增长并未相应提供更多工作岗位,就业形势日趋紧张,导致的后果是:求职者压力大,同时在职人员缺乏安全感。一方面,工程技术发展使得很多工种为机器所取代而逐渐消失,工作数量的减少和岗位技术含量的增加,共同逼迫缺少技术优势的从业者丧失选择职业的话语权;另一方面,工程建设所提供的大量体力劳动岗位,考虑到其收益只



与世无争的东非黑白疣猴(Colobus guereza)以水果、嫩芽、种子为食,心性和善,不像别的猴子那么顽劣吵闹。与人类和其他猴类都不一样,这类猴子每只手只长了4个手指头,大拇指退化成一个小小的疣,因此被称作疣猴。段殷供图

科普吧

与这只猴子对视……

■段殷

东非大裂谷的谷底,有很多长满金合欢树的地方。我们就在那里安下了临时的家。中午休息的时候,小孩儿(不是我的)、小猴儿(非洲常见的绿猴)一起在草地上欢快地玩耍。小孩儿不小心把零食撒了一地,猴儿们立刻围上来抢食一空,并发出吱吱哇哇兴奋的尖叫声。我总有一丝不安,总感觉头顶上有个黑乎乎的东西幽灵般地飘来荡去。猛然一抬头,在金合欢那婆婆的枝叶间,我发现了一双乌溜溜的眸子,正目不转睛地盯着树下的一切。我极力想看清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动物,但当我们四目相交的时候,它好像吓了一大跳,黑影一闪,又钻进茂密的林冠里不见了。

我不气馁,凭我的经验,这东西并没有走远,它还会出现。果然,猴儿们获得美食后的那种刺耳的尖叫声再次把它吸引了来。

一只硕大的、长相奇异的猴子从金合欢树那粗大的枝干间露出身形。可能看出我们还算是一群良善之徒,它稍稍收了点儿戒心,总算是满怀

不安地坐了下来,这使我得以仔细地观察这种动物。它,脸庞漆黑、目光深邃,犹如黑非洲的一位酋长;一脸“修剪”得十分整齐、花白色,很俏恩·康纳利式的络腮胡须,又像一位来自爱丁堡的绅士。最值得称道的,是它的背毛,仿佛是一袭漆黑的“大笔”,从肩膀,一直披到背上,“大笔”四周,还装饰着飘逸、纤长而洁白的长绦,身后是一条拂尘般蓬松的“马尾巴”,很长,比它的身体还长。这就是大裂谷中呈零星分布的稀有灵长目动物——东非黑白疣猴。以前,沿着大裂谷,在北到埃塞俄比亚,南到坦桑尼亚甚至更南的广大区域里,这种美丽的大型猴类曾经也像绿猴一样拥有着繁荣的王国,而今的动物园文献中,却总是以“散点分布”、“零星分布”这样的词汇来形容它们的存在了。

与世无争的东非黑白疣猴(Colobus guereza)以水果、嫩芽、种子为食,心性和善,不像别的猴子那么顽劣吵闹。与人类和其他猴类都不一样,

科研ing

Niche本来是个生态学的概念,大概是指每种生物都能在生态系统中找到适合自己的位置,后来被引入市场学中,指规模不大,别人不做的产品和服务。别人不做,是因为规模太小做不大,或是条件特殊看不到,不见得是因为利润太薄。志向高远者,大约都想做大做强,对于明显不大的机会,或许没什么兴趣。然而,中国这么多人要吃饭,糊口的生意,也竞争激烈,那么niche的存在,更多是因为条件特殊,外人看不到吧。

我常常想到这个问题。

作研究也好,做生意也罢。做大做强固然上佳,不能做大做强的时候,找一个niche,是否也是不错的选择呢?有个名词叫“商业屏障”——保护自己的生意不受竞争者的威胁。中石油就是典型的商业屏障了,那是中央政府给的特权,其他人,大约不行的。家电行业、服装行业竞争之惨烈,足以证明没有商业屏障时,再精明强悍的人也会活得很累。科研传统上是小手工作业,现在说是产学研结合乃至产学研结合,终究还是难以规模化的吧。肖老师(科学网博主——编者注)所说的“美国驴匠”,大约就是找到了niche从而活得很滋润吧。

拉拉扯扯说了这么多,是因为连续几天从家

属区到办公室的路上,都看到杨师傅在打水,从检查井里打生活污水,送到实验室做实验用。以前都是研究生自己动手,不知何时开始,研究生不能打污水了,都找杨师傅打。

杨师傅原来是送蒸馏水的,1桶4元,厂家付给他的劳务费不过2毛钱,现在似乎涨到2毛5分了,不过一天下来也不过20~30元,实在是不多。不多的钱,阻止了其他人进入这个行业,何况job market实在也很小。然而他因此进入了实验室,认识了老师与学生们,知道我们需要污水。取污水是不花本钱的,唯一需要的不过是力气。他的三轮车,一次可以装20桶污水。收费吧,如果是三五桶,论次不论桶,因为他可以把三五个实验室的污水集合在一起取,一起送,拿三五份钱。我每次都取不多,按次付钱,不知道一次性取20桶需要多少钱。有时候也去污水厂取泥、净水厂取水,根据路程远近收费,因为服务好、路程熟,又为各厂门卫所认识而进出方便,生意大佳。我不知道他这样外出工作有多少,但在校内,天天都有活,夏天污水不禁放,有时一天取两次。他主要的顾客是市政(系)的老师,偶尔也为环境(系)的老师服务,但不到别的楼去。收入吧,他是不肯说的,但以他的收费标准加上工

作密度计算,大约是他的正职——送蒸馏水的5~10倍吧。然而他还是送蒸馏水,虽然不挣钱。因为怕别人进来,了解了行情,建立了联系,抢他的生意。市政做污水的这十几个老师,就这样无意中创造了一个小小的niche,只能容下一个人,过得很好。或许说,打污水实在是辛苦低贱的工作。校外马路上有近百个小摊,哈尔滨的冬天,零下20度的寒风里哆嗦,一月所得,不过数百。小摊是摆在街上的,人人看得到,job market似乎也没有限制,所以从业者很多,然而是很辛苦的,寒风烈日,不过糊口而已。与杨师傅相比,他们大约要羡慕了吧。当然,摆摊,或者叫零售,是可以做到wal-mart的,而杨师傅的打水,只怕永远赶不过市政楼的范围。孰是孰非,何以判断?

总结一下杨师傅的niche:

(1)找到一个很特殊的小小的需求(niche);

(2)自己能满足这个需求;

(3)不过分高价;

(4)足够的屏障阻止他人(实验室仪器设备众多,又有大量危险试剂,随便放一个人进来很危险,何况人有惰性,用惯了某项服务,只要可以忍受就不会轻易改变)。

如何在科研中寻找 Niche

■张光明

作密度计算,大约是他的正职——送蒸馏水的5~10倍吧。

然而他还是送蒸馏水,虽然不挣钱。因为怕别人进来,了解了行情,建立了联系,抢他的生意。市政做污水的这十几个老师,就这样无意中创造了一个小小的niche,只能容下一个人,过得很好。或许说,打污水实在是辛苦低贱的工作。校外马路上有近百个小摊,哈尔滨的冬天,零下20度的寒风里哆嗦,一月所得,不过数百。小摊是摆在街上的,人人看得到,job market似乎也没有限制,所以从业者很多,然而是很辛苦的,寒风烈日,不过糊口而已。与杨师傅相比,他们大约要羡慕了吧。当然,摆摊,或者叫零售,是可以做到wal-mart的,而杨师傅的打水,只怕永远赶不过市政楼的范围。孰是孰非,何以判断?

总结一下杨师傅的niche:

(1)找到一个很特殊的小小的需求(niche);

(2)自己能满足这个需求;

(3)不过分高价;

(4)足够的屏障阻止他人(实验室仪器设备众多,又有大量危险试剂,随便放一个人进来很危险,何况人有惰性,用惯了某项服务,只要可以忍受就不会轻易改变)。

背部的皮,拼接成的……

(<http://blog.sciencenet.cn/u/博物>)

跟帖

[28]928q

长得真像人啊。
博主回复:呵呵,您这么一说,我那么一看,还真像!

[27]曾跃勤

这么漂亮的动物,却被那些酋长们穿在身上,残忍的人类!人和动物要和睦相处!
博主回复:支持!

[22]王春艳

现在人人都想做酋长,各个都想穿龙袍,也不怕折寿折寿,人被欲望裹挟真是可怕啊……
可怜的动物们,可怜的下下一代,可怜地球母亲……

[14]loujinshan

黑白疣猴的大拇指为什么会退化掉,真是不解!
博主回复:您问到了一个非常专业的动物学问题,这个问题够写一篇论文的。因为疣猴喜欢用拇指以外的4根指头去抓握树干,用进废退,所以拇指变成疣。

[9]王号

时代不同了,似乎不能以今天的情况来批评古人的行为。就像野猪,快绝种了,列为保护动物,但是,这东两繁殖力太强,这几年泛滥成灾,下山祸害庄稼,百姓忍无可忍,但又不能违法。后来,政府只好组织有计划的猎杀行动,控制其种群数量。

博主回复:您说得很有见地,批判古人是不客观的,盲目保护也是不客观的。而本文中既没有批判古人,也没有鼓励盲目保护,其实只说明两点:第一,动物怕人是因为杀戮太甚;第二,杀戮太甚是因人要拿它们的皮做衣裳。其他的,就由您和大家一起联想吧。感谢您的联想对小文在立意上增色不少。

[4]苏德辰

好多动物美丽的皮毛最终成了人类炫耀身份的饰物。
博主回复:向科学家们学习,用学问来提升自己,而绝不卖弄、炫耀。

科研上,有什么样的niche,又如何寻找呢?
(<http://blog.sciencenet.cn/u/女小人>)

跟帖

[9]gl6866

我有一个亲戚,是专门学电煤专业的。他退休后由于没什么事情可做,便搞起煤样品的测定。由于我国各个大电厂都有他的学生,他就找他的学生们给他搞点煤来,数量都不大,由他做出煤的标准样品,比如哪个厂用的煤是多少大卡之类的。久而久之,他的工作成为这个行当的一个标准。前些年,他的这项工作还受到了中国标准委员会的重视。看来,niche这个原意是墙壁上的佛龛用到当今社会,也是很重要的。只要找到了适合自己的“夹缝”,就会有作为。青年人一定要利用好自身的优势,以小见大,才是真正的成功者。

[2]杨秀海

不管能不能做大,自己知足就可以了,能做大的行业也不是任何人都可以做大的,那是需要很多人的牺牲换取少数人的做大。

工程建设需要正确的增长观念

■王进

能维持最低生活保障,这种工作岗位很难有可持续性,这从“用工荒”浪潮中可见端倪:一是随着东西部打工收益差距的缩小,西部“一代农民工”更注重家庭,基于整体效益核算,宁愿就近打工;二是“农民工二代”已不愿意从事简单的体力劳动,他们更渴望在城市中寻找到更为体面的工作岗位,而上述两个因由直指体力劳动者收益偏低这一问题。如果某一工作岗位所能提供的收益过低,纵然此种岗位的数量再多,恐怕也难解就业之难。

第二,无声增长,指经济增长并未伴随着政治参与与民主的扩大,政治决策难以体现民众呼声。很多项目的出台,其决策过程取决于领导意志和专家集体拍脑袋,未经科学论证,更缺乏公众参与,项目上马后民众反对之声高涨,一旦地方政府危机处置不力,极易引发群体事件,产生极其恶劣的社会影响。对立情绪蔓延开来,增长自然停滞,发展沦为发飙——政府觉得民众不领情、不理解、不配合,良善意愿结出的苦果令政府很受伤;民众则埋怨政府不体恤,认为项目之所以“短命”、规划之所以朝令夕改、质量之所以“豆腐渣化”、决策之所以不科学,皆因背离了伦理决策的

正确方向,剥夺了公众参与的权利所致。

第三,无情增长,指经济增长的好处大部分落入富人手中,收入分配不平等格局符合“二八定律”甚至“一九现象”。房地产商的暴利和大量建筑工人领不到“血汗工资”形成鲜明对比,企业高管“自我膨胀”式的极高薪酬和一线工程师“节衣缩食”式的微薄薪金构成强烈反差,基尼系数的不断加大显示出贫富分化正在逼近社会容忍红线。更严重的是,“环境种族主义”开始大行其道,工程建造者在建造垃圾填埋场等有害工程时,更宁愿选择老少边穷地区,仅仅为节约成本开支却彻底扼杀当地居民勤劳致富的希望。社会整体财富扩大的同时,却带来了新的贫困阶层,形成大前研一所描绘的“M型”社会。

第四,无根增长,是指“唯GDP论”论调下市场化、全球化所引发的本土文化危机,破坏了持续增长的基础。特别是大型工程项目对于社会经济和文化历史的影响,远远超出人们的想象。修建大型水坝时淹没的历史遗迹,城市化进程中拆迁的文化故居,经济发展口号下毁灭的青山绿水,无一例外都在削弱本国文化的多样性,甚至人为造就历史的断层。例如:在“维修性拆除”或

“保护性拆除”的幌子下,南京市级文物、著名民国建筑张治中公馆2007年被屋主“非法拆除”、2008年被违规重建、2012年被开发商标价6400万元挂牌出售,其坎坷命运早已将其文化痕迹、历史风采和文化气息销蚀殆尽,令人除了痛心已无话可说。

第五,无未来增长,即经济增长导致生态环境恶化,严重影响人类发展的可持续性。在1987年出版的《我们共同的未来》中,将“可持续发展”定义为:“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2004年11月5日于上海举行的世界工程师大会所发布的《上海宣言》则宣称:“在塑造可持续未来方面,工程师负有重大责任。工程师应当创造和利用各种方法最大限度地减少资源浪费,降低污染,保护人类健康幸福和生态环境。”明确要求人类“发展一种使用物质资源的新道德,即必须发展一种对自然的新态度,它的基础是同自然协调,而不是制服自然”。然而,很多工程人员都抱持“目前主义”,强调没有义务为了未来的人们而牺牲自己的利益,很多工程决策恰恰都是以牺牲子孙后代的生存权作为代价,肆意的掠夺更加剧了自然资源的

枯竭和物种多样性的消失。也许泰勒从尊重自然的道德意念出发提出的4个实践伦理规范,是所有工程从业人员必须严肃对待的4个法则:不作恶原则(即不毁灭其他生命个体和种群);不干涉法则(即让“自然之手”进行控制和管理);忠诚法则(即人类须认真履行道德代理人的责任);补偿原则(即对被伤害的生物种群予以补偿,保持种间的自然资源均衡分享关系)。

不和谐的增长不仅仅局限于上述5种情况,例如,被韦斯凯尔(T. Weisker)称作“愚蠢的增长”的“失控增长”模式,在我国高铁建设中就不幸被言中。高铁作为唐僧肉,不仅呈现“漫无目标的增长”(规划中的很多高铁线路实不必要),更体现“不受约束的增长”(高铁上1125元一个的卫生间纸巾盒、7.2395万元一个的自动洗面器就是部门垄断大权独揽的恶果)。直至出现“7·23甬温线特别重大铁路交通事故”,高铁的高烧才慢慢降温,而已经开始狂地拆迁甚至开工建设的高铁项目则境遇尴尬,进退两难,结果是大量财富被白白浪费。

虽然公众对工程建设的专业性认知亟待提升,但政府通过理性引导和广泛的公众参与,让公众在公共事务的管理中能发出声音,在此基础上作出的政府决策,就能更妥善地均衡利益各方的利益诉求,更多地被公众所接纳,项目实施才会有坚实的民意基础,才谈得上“可持续发展”式的增长。

(<http://blog.sciencenet.cn/u/csruwanjin2>)